

## 话说

## 郑州

老坟岗曾与北京天桥、天津三不管齐名。100多年前,蒸汽火车隆隆地拖来了老坟岗商业的繁盛……三教九流、五行八作,在这里酿成一片滚滚红尘。这一切的高度集结,使老坟岗成为一幅市井生活的画卷和一面折射历史映像的镜子,从某种意义上讲,也是老郑州及老郑州人生活的一个浓缩版。

## 豫剧演员是在老坟岗的戏院唱响走红的

但真正定名为豫剧则是到了1951年全国第一次戏曲观摩会上,当时“香玉剧社”是作为西北区代表团参演的唯一河南梆子剧种,河南省却没有河南梆子参演。在这次观摩会上,河南梆子更名为豫剧,直到现在。

豫剧阵容最大,名角星光灿烂。豫剧演员是在老坟岗的戏院唱响走红的。如驰名坤角李景鸾、徐风云、李香英、花含蕊、张桂花、汤桂梅,生角赵锡铭、唐喜成、李艳玲,净角李兰芬,丑角乔爱民,伴奏的琴师王冠军(板胡)、董繁成(京胡、二胡)、史大成(三弦)、陈耀才(鼓师)等。可谓行当齐全,群星云集。经常演出的传统剧目有《桃花庵》、《秦雪梅》、《卖苗郎》、《抱琵琶》、《贩马记》等。有些剧目,只要一出海报,当晚必定客满。如李景鸾、徐风云合演的《西厢记》中“酬简”、“拷红”两场,汤兰香、赵锡铭合演的《刘全进瓜》,唐喜成主演的《南阳关》,都是久演不衰的叫座剧目。后来的常派弟子王希

玲、虎美玲各有代表作《唐伯虎点秋香》、《大祭桩》等七八出,一个攻小生,一个饰青衣,都成为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了。

唐喜成在20世纪50年代于老坟岗唱响后调入河南省豫剧二团为主演,系国家一级演员。他音域宽广,音质纯净,以“二本腔”的特殊唱法,形成了“唐派”艺术的独特风格。他的《南阳关》,“辕门外放罢了三声炮,如同雷震,伍呀伍云召,伍云召,我上了马鞍桥……”成为那个时代观众传唱的经典戏文,至今仍为大众钟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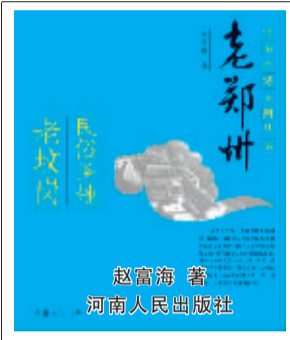
可以这么说,老坟岗的八个戏院自20

世纪20年代起,成就了一大批地方戏名伶、艺人,而在这一批艺人中,最为光彩夺目的是豫剧一代宗师周海水与他的弟子“十八兰”,以及曲剧艺人耿庚辰、王秀玲。唱曲剧的耿庚辰成名于20世纪50年代初,后成为河南省曲剧团的导演。耿庚辰曾成功地塑造了《赶脚》、《下乡》中的老生形象。1965年10月,他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中南、西北地区戏曲观摩大会,受到毛泽东主席、周恩来总理的接见。王秀玲是演曲剧《红楼梦》中的林黛玉走红的,也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,以后是省曲剧团的主演。

周海水携“十八兰”唱响老坟岗戏院是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中期的事。新中国成立后,周海水的“十八兰”各领一个豫剧团活跃在河南、陕西、河北等地。其中的常香玉、崔兰田,已名列豫剧公认的常(香玉)、陈(素贞)、崔(兰田)、马(金凤)、阎(立品)五大流派了。

周海水学唱豫剧从“地摊”开始,非名门正宗。在旧中国,豫剧不比京剧,京剧自清代四大徽班进京后遂成为国粹,有戏园子、舞台供他们演出卖艺,豫剧在新中国成立前多是在地摊、唱堂会、庙会、集市、骡马大会上表演。周海水出生于河南上蔡,后来在郑州的汜水、荥阳一带学唱戏,他从小就随戏班子赶集、逛庙会学唱。清朝光绪末年,周海水的父亲周马成因家贫妻亡,携海水及哥弟三人到汜水县韩村落户。当地唱的主要是河南梆子,邻近的密县、登封各煤窑也都有戏班。周马成落户韩村后,即带着孩子以跟着戏班赶场卖汤饼为生计。

18



赵富海 著  
河南人民出版社

## 刑事

## 侦探

小说围绕延江市特大经济案展开。案情每到关键时刻,总有一只无形的手在左右着局势的方向。案情错综复杂,千头万绪。反贪局长魏大若内心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和无形的压力,决心要查个水落石出,以维护法律的公正,给延江市老百姓一个交代。

## 刘垭不知道丁光辉落入了魏大若的口袋

官冕成了一个寝食不安的人。原以为有关郝麦的车祸事件的调查,该有个比较轻松的开始。可他的想法错了。当官冕从事故处理出来时,才意识到事件的开头就在陷阱中了,使人迷失所有的方向。

某件事情,一开始就严丝合缝,不见破绽,其本身,就是问题。官冕对车祸为故意设置的判断,不得不更加不怀疑了,只要在某个方面找到了突破的口子,哪怕就是那么一丁点的小口子,整个大事件,也就会不费吹灰之力地露出真相来。

官冕只能朝前走下去,把事件的真相全部揭露出来。于亚洲辞职了。

“你……”魏大若端详着镇定自如的于亚洲,声音有些颤抖,“你疯了。”

“正好相反。”于亚洲看着魏大若,“是正常了。”

魏大若像是看着一个从来都不认识的人,仔细地打量着于亚洲。忽然,魏大若张开双臂,紧紧地拥抱着于亚洲。

“我还能得到拯救吗?”于亚洲激动地凝望着魏大若,期待着魏大若的回答。“你不是已经拯救自己了吗?”魏大若开心地笑了起来。

“如果有那么一天……”于亚洲见魏大若注视着他,笑着说,“有那么一天,需要我站在被告席上接受审判时,我相信我不会逃避的。”“我相信。”魏大若点点头。

魏大若究竟在忙些什么?刘垭的视线里忽然不见了魏大若,这反倒使刘垭焦虑起来。这大概是猎物与猎人之间的大忌,猎物必须时时感受到猎人枪口的瞄准,才有安全感。

令人意外的是,一向消息灵通的刘垭,居然还不知道丁光辉落入了魏大若的口袋。

可能他的注意力,太多地集中在有关江士勇存放在银行保险箱里的那支录音笔上,整天琢磨着如何才能把那个极其可能的定时炸弹,安全地排除掉。加上警方一直在调查柯道烽车祸一案,许多证据,对马正平不利。刘垭还得想尽办法,使马正平完全从柯道烽的车祸案中摘出来,摘得干净。

其实丁光辉才是刘垭应该全身心去注意的事件。一旦丁光辉扛不住了,开口说话了,对刘垭将意味着什么呢?

丁光辉没有开口,不管谁提审他,就是一声不吭,到了第五天上,居然在延江市看守所里绝食了。倪航和张立勋立即把这个情况向已经返回延江市的魏大若作了汇报。魏大若说,那就让他暂时绝食吧。但他还是立即驱车赶往延江市。

魏大若不得不操心的事情是女儿若麦。郝麦的艾滋病,自然在这个小城市里传播着,成了近日来延江市广为议论的话题了。而在这个话题中,最受伤害的是魏大若和郝麦的女儿若麦。

学校里的同学已经开始疏远若麦,并且私下指指戳戳。若麦回家后责问父亲,母亲上北京到底是治疗什么病?魏大若沉默了好长时间,最终如实对若麦说了。那个晚上,若麦一直哭着,在抽泣中睡着。半夜醒来,若麦追问着魏大若,母亲怎么会得这样的病。魏大若同样把郝麦感染艾滋病的前因后果说给若麦听了。若麦刨根问底,一定要知道母亲的母亲怎么就感染上艾滋病了。魏大若无法回答,因为医院到现在,也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答复。当魏大若问起这件事情时,医院方面的回答是还在调查之中。唯一让魏大若感觉负担减轻一些的,是医院方面已经承诺,郝麦的治疗费用全部由医院承担。

18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村人 著

## 白领

## 婚姻

一个充满优越感的职业女性,却遭遇一连串家庭问题:离异多年的父亲与另一个女人再结连理,继母及其女儿彻底打乱自己的生活;丈夫不抵家外诱惑,十年婚姻几近崩盘;生母非但不调解,还撺掇女儿离婚,过“独立自主”的生活;祖母面对家中的迭起风波,一再选择沉默……三代女人,心事万千。

## 林青青想看看罗想是个什么样的女人

天下的事就有这么巧,蔡小欣家的电话响了,是罗想打来的,说自己在蔡小欣家附近,想找她问点事儿。一听到“罗想”的名字,林青青神情一震。

蔡小欣想拒绝。可罗想说不会占她多少时间,就几句话。蔡小欣只好同意。放下电话蔡小欣就让林青青快走,可林青青非要留下。

“你要在这儿?不行不行,绝对不行。”

“怎么不行啊,我躲起来,藏在那个屋子。”

“别闹了,要让她发现就麻烦啦!”

“我保证不出声,悄悄的,我就想看看罗

想是个什么样的女人。”林青青拉住蔡小欣的胳膊摇哇摇,“求求你啦,小欣……”

五分钟罗想就到了,蔡小欣把她让进客厅。卧室的门虚掩着,林青青蹲在门后,屏着气。

罗想开门见山:“小欣,咱们俩也接触了一些日子了,彼此应该有些了解了,我知道你对我肯定有看法。”蔡小欣瞟着她:“你不也一样吗?”罗想一笑:“对,我不想装,我觉得你也不是一个会假装的人。”

蔡小欣说没错儿。

“那好,那我就直说了。我来就是想问你严立达和林青青的事,你是不是知道他们的情况,如果你知道我希望你告诉我,因为你没有必要瞒着我,这和你没有关系,和我关系却非常大,你说对不对。”蔡小欣不说话。“你不说话,那我理解你就是知道。”

“不,那你可错了,我不说话是因为我没法可说,我总不能编故事给你听吧。”

“你不用编,你妈妈说你看见过他们俩在一起。”“你别提我妈妈了,她都要气死我了,尽给我惹麻烦。”



万方 著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## 都市

## 言情

小说道出了在中国做一个成功民营企业家的真谛与天机  
新一代知识精英“玉石”们的私人版,最真实的“激情与梦想”  
最撼动人心的爱恋与追随、深情与执著,最无奈与最残酷的背叛和纠缠

## 叶子已渐渐忘却旧日的伤痛

从这天开始,叶子再没有回方庄的家,她和程刚吃睡全在一起。无论从哪个角度看,他们都是那样的和谐美妙,讲话是一个讲前半句,另一个马上就知后半句,打球、跑步、购物、读书,对人生的看法,他们都是那样一致,他喜欢的,就是她喜欢的,她喜欢的,就是他喜欢的。最美的是他们的床上生活,怎么要也要不够,怎么爱也爱不完,美妙难以言述。

旧日的伤痛,叶子已渐渐忘却,她的心境越来越开明,笑声渐渐多了起来。

早上醒来,程刚把叶子搂进怀里,握住她的手放在他的胸口,说:“嫁给我吧,叶儿。”

伏在他的胸口,听着他“怦怦”急跳的心声,叶子默默无语,难言的疼痛,再次攥紧了她的心。

“我已经正式通知她离婚了,叶儿,我爱你,我希望我们一辈子在一起。”

程刚的故事,叶子已经知道,他一开始就告诉了她。

他是一个湖南农村的孩子,父母兄弟几个苦熬苦挣,供他读完高中,考上了人民大学。大学四年,他打工做家教,挣钱养活自己。他读的是建筑工程系,临毕业那年,为了留京,他们学校的外地学生,都赶紧找有北京户口的当地女孩谈恋爱。他没有找,因为有一个女孩主动找到了他。

她是他们班的同学,一位副部长的女儿,又黑又矮的一个丑女,她说,她知道自己丑,配不上他,因为程刚是全校有名的帅哥,但她爱他,她并不想占有他的一生,她只想和他共度一段人生。如果他愿意和她结婚,她可以让他留在北京成就他事业的梦想,她知道他有这个能力,但还

要有外因促成,否则,也许蹉跎一生,只有梦想和叹息。这个女人叫蓉。

他的话一字一句,字字像一柄重锤,捶在他的心上。他明白,这是一桩交易,他出卖的是青春和爱,得到的是他梦寐以求的权势、地位和大好前途。公平地讲,这是一桩还算平等的交易,各取所需。考研,再读两年也许可以留京,可是,他一天也不想再读了,这种贫寒的日子,他一天也不想过了。他想迅速在京立足挣钱,帮助他牺牲多年的贫困的父母兄弟。两天后,程刚答应了。

毕业后,程刚顺利地分到了建设部,在部办公厅当秘书。

不久,他俩举行了婚礼。两年后,兴起了经商下海热,程刚也不想再在机关待下去,等着论资排辈,熬时间升官。对他来说,这种等待太漫长。他迫切地需要在更短、更快的时间里成功。

靠她父亲的权势,程刚贷款开了一家技术贸易公司。

最初,他倒电脑,卖软件,搞室内设计,什么赚钱干什么。后来,在做的过程中,又结识了其他三个好伙伴,四人合伙,开了一家公司。力量强大了,买卖也越做越大,挣钱之后,程刚把太太送到美国去读书。

临行前的那天,他的太太突然说:“陪我去商场买点东西好吗?”

程刚听到此话,愣了一下,一股歉疚之情涌上心头,他想到,结婚五年,他竟没陪这个女人上过一次街,逛过一次商场。

这天晚上,他寸步不离太太,陪他一间一间店看过,一件一件衣服试过,买了一堆又一堆,直到晚上十点才回家。

70